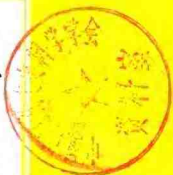


1007

文史資料選輯



卷二輯

83



14162/70

宝应县文史资料选辑

第 二 期

一九八三年八月

目 录

辛亥革命后宝应教育概况……………芮家俊 邵道传(1)

抗日战争胜利前后宝应县文化教育情况

的回忆……………夏际青 夏云路(18)

宝应县国民党组织的初期活动(1924—1931)……胡礼南(32)

漫话宝应建置沿革……………尤济时(45)

漫谈宝应城墙……………何 林(52)

宝应县内的水系形成与发展……………杨学年(55)

柳堡的来历……………夏云路(64)

附马营……………周 九(67)

故晋口、黄家口和镇海塔——几个古地名的考证

……………郝绍洲(70)

曾于青史见奇闻……………何 林(72)

北伐时期惩治贪官污吏之一例……………吴铁僧(74)

水连长的抗日故事……………高 超 夏振亚(76)

辛亥革命后宝应教育概况

芮家俊 邰道传

文化教育受社会的政治、经济决定的，在阶级社会中具有阶级性。从辛亥革命到解放前夕我县的教育就反映了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性质。

（一）辛亥革命到北伐（1911—1927）

（1）教育机构

辛亥革命虽然推翻了二千多年的封建帝制，但是没有完成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任务。北洋军阀政府颁布了“‘壬子癸丑’（1912—1913）学制”，宝应教育作了些形式上改革，行政组织，由县行政公署第三科管理全县教育事业，科长为王鼎彝（楷珊）。但性质不变，仍以读经尊孔为教育宗旨。后因业务较繁，增设劝学所，所址在孔庙内，属第三科领导。任劝学所所长的先后有朱昆池（名朱云鹏）、周熙绩（静孚）、朱瑞年（颂符）三人。各校校长由劝学所委派，教师由校长聘请。

全县划分五个学区：第一学区——城市、西一乡、北一乡。第二学区——东一乡、东二乡、南一乡。第三学区——东三乡、东四乡、东五乡。第四学区——第三市、南二乡、南三乡。第五学区——第二市、西二乡。

初办学校时，以初小为主，逐步发展为高小。为了培养师资，创立师范传习所，分甲种师范（一年制）和乙种师范（六个月毕业）两种。1923年建立宝应县立师范（三年制）。校址在文昌宫，校长朱昆池。曾一度建立县立初中，校址在积善

坛，校长为刘启文。

公立学校以安宜高等小学校建立最早，启发女子小学校，校址朱家巷，汜水高等小学校较迟，其他如射阳、仁和、芦村、吕良、蛤拖、林溪等都先后设立高等小学校，一般乡区都建立初等小学校。这时期全县计有公办小学二十多所。（建国后仁和镇划入洪泽县，1960年吕良镇划入金湖县。）

私立小学集中县城，以教睦高等小学设立最早，校址在县南街，创办人朱曼伯。思补小学在堂子巷，创办人鲍执之。增设小学（单级）在文昌宫，创办人朱辅臣。安徽旅宝小学在安徽会馆，系旅宝皖人集资兴办，校长沈则沅（绍李）。新广小学在鱼市口，创办人刘美初（名蓉镜）。

还有一些简易小学都是私人创办的。如，乐育小学，创办人朱次屏、居芷乡。勤业小学，创办人王鼎彝，恂园女子小学，创办人李无言（海山），益智初小创办人成际青（时卿），设在汜水镇地藏庵。耀华学校，校长华以庆（绪之）设在汜水纪庄。

约在1926年，教会在宝创办的美汉附属中学（扬州美汉附中）。校址在南城根成氏祠堂，校长王颂臣。该校与其它的教会学校一样，圣经被作为主要教学课程之一。北伐胜利后即行停办。

（2）教育经费

1. 主要收入有学田二千多亩，分布在东、南、北三乡。运西有柴滩多处，以宾兴、木果两滩为最大。

2. 县行政公署每年给予补助，数字不固定。

3. 教师工资民国初年以铜元计算，初级教师每月工资拾陆吊钱，高级教师每月工资贰拾吊钱，有的私立学校教师工资以全年计算，一年工资约几十吊钱。后因币制改革，改发银元，

以原工资八折核算，初级教师每月工资拾貳元捌角，高级教师每月工资拾陆元，校长每月工资约贰拾元。那时教师无福利事业，全家人口只靠一人工资维持，生活清苦。

（3）学制与教学

民国初年的学制，义务教育为四年，普通教育为三年，小学实行四三制，即初小四年、高小三年。但是师范传习所一年制，县立师范三年制，可见当时的学制并不固定。1922年，北洋军阀政府抄袭美国学制，施行所谓“新学制系统”，学制并未改变，只是将学校名称更换一下。如改安宜高等小学校为第一高等小学校，改汜水高等小学校为第二高等小学校。北伐以前，我县无幼儿教育，儿童一般进私塾识字。

教学方法完全采用注入式，教师照课本教读，不结合学生的思想情况和知识水平，死记硬背，大肆宣扬尊孔的儒家学说，重视国文课，推崇文言文，个别高小甚至设置“读经”课，封建色彩浓厚。很少介绍科学知识，虽然设立技能科目，其实对唱歌、工艺、体育等并不重视，只是装潢门面而已。

（4）社会教育

社会教育经费较少，民众教育未能开展，在半封建社会里，人民没有合理的文化生活。劝学所时期，曾组织过宝应教育界新剧团，公开演出过一、二次，中心内容：宣传扫盲，新婚姻制度（文明结婚），破除迷信等。民众只是知道唱的文明戏，没有受到实际教育效果，后因经费自筹，参加成员多系统裤子弟，未有多时就自行解散。

私人筹办的诗社有：王兰生设立的“隅园诗社”，邵耳山设立的“西园诗社”。李无言在李氏道院设立的诗社等。这些诗社不是真正研究诗词的文艺组织，而是供地主阶级文人，借以消磨岁月的场所而已。

1924年在北门大街设立平民教育馆，后改为通俗教育馆，馆长刘育初（名启萌），中心工作不甚明确，只是开放阅览室、图书室，供民众阅览。

射圃体育场设在城内县南街，场长郝逸侯，内部人员很少，亦不开展体育活动，只是一个数百平方米的广场，供集体开大会的地方。

（二）北伐到抗日战争（1927—1937）

（1）教育机构

北伐胜利后，蒋介石在帝国主义的支持下，建立了代表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利益的南京国民政府。1928年，南京政府提出“整理中华民国学校系统”，标榜三民主义教育宗旨，实际上是实行法西斯教育。随着形势发展，宝应教育方面也进行了一些改革。教育行政系统废除劝学所，建立了教育局，局址先在贾家巷，后迁至南城根，先后任局长的有：朱瑞年、芮佳瑞（绍圃）、范学桢（干甫）、徐云亭、周颂南（一峰）、王鸿文（绍曾）和华其琴（采之）。按照行政区域的划分，将学区由五个改为七个：第一学区设在城镇，第二学区设在汜水镇，第三学区设在仁和镇，第四学区设在十方庵，第五学区设在刘堡镇，第六学区设在射阳镇，第七学区设在黎城镇。

教育局建立后，权力较前扩大，内部组织设总务、学校两科，除科长外，另有督学、教委及办事员等。教育局直接委派各校校长与各馆馆长。

学校方面：建立县立初级中学，校址在南城根，校长先是刘启文，后是高威亚。1931年因水灾停办。改第一高等小学为实验小学，校址在画川书院，第一小学设在痘神庙街，第二小学设在汜水镇，第三小学设在城镇孔庙内，芦村小学改为省立界首乡师附属小学，城镇另设城东、城南、城西、城北初级小

学。运西中港、南港、北港也设立初级小学。城镇初小计有七所。乡区上下八庄增设初级小学一、二所不等。全县计有初级小学二十二所，学生数约三千五百人。实验小学与第一小学各设立幼儿园一个班，幼儿教育开始萌芽。

城镇的私立小学有敦睦，思补、增设三所小学校，思补小学后来自动停办，敦睦小学和增设初级小学一直办到抗战前夕。

私立画川初级中学创办于1934年，校址在朱家巷女小原址，校董会董事长是乔荫岗，校长是余来成，抗日战争初期，先后迁住望直镇、鲁庄，1938年停办。

（2）教育经费

1.1930年芮佳瑞任教育局长时，为了普及教育，扩展了宝应教育事业，因教育经费入不敷出，要求在田赋上带征附加八分亩捐，改经田为时田，未有结果。范学桢接任局长，继续要求附加八分亩捐，遭到地方士绅坚决反对，最后全县教师罢教二十多天，派代表晋省请愿，省方才批准附加六分亩捐，按时田计算。方告结束。

2.田赋附加确定后，全县教育经费每年收入总数为141.134元。支出情况：行政费15.532元，义教费年支54.326元，普教费年支13.132元，社教费年支24.540元，临时费9.000元，总基金21.046元。

各学校经费支出情况，办公费占百分之十，生活费占百分之五十。

3.教师工资略有调整，小学初级教师每月工资十八元，外办公费三元，计二十一元。高级教师每月工资三十元，校长每月工资四十元。受过省督学和县督学同时奖励的学校，由校长起全校教职员，每人每月增加奖金四元，如遇工作调动，照数发

给。有个别受奖的教师，一般发给嘉奖令，很少发奖金。当时，教师由校长聘请仍无福利费，遇到生病自费医治，如果病久不愈，则自然解聘。

1928年、1929年宝应连续发生旱灾，国民党县政府对教师一年工资，积欠几个月，教师一家数口，饥肠辘辘，嗷嗷待哺，特别是乡村小学教师，编写了几句顺口溜：“肚里饿，心里潮，做事没钱太苦脑，可怜我家老和小，一日三餐吃不饱”。借贷无门，逼不得已自发地组成“索薪团”。城镇教师全部参加，以刘效陶、王仲昭、钱石钧等为首，向县教育局，县政府索取欠薪。

（1）冲击顽县政府签押房

1928年刘强夫任县长时，以地方灾荒为借口，对教育经费百般留难，不按时发给。教师“索薪团”一天整队进入县政府，无人接待，即冲进签押房（县长的机密室），恰巧刘强夫正在吸食鸦片，教师“索薪团”到了，他顿时惊慌失措，束手无策。小老婆拿走烟具，刘效陶向刘强夫抗议说：“我们教师没有饭吃了，你还自在吸鸦片烟。今天欠薪问题不解决，我们大家留在签押房同你拼！”教师们气愤之下，把刘强夫软禁起来，轮流监视。一直相持到下午四点钟，县政府秘书才召集地方士绅在荫树轩召开紧急会议，决定由二科裁钱粮串给柜书写借条向钱业公会借款。第二天拨出二千元发给教师的一部分欠薪。1930年秋，二、五区初小教师也曾向教育局索薪，未有结果。

（2）包围济生会

1931年宝应发生大水灾，县政府又欠教师几个月薪金。华洋义赈会给宝应救济的赈款约数千元，保管在李府巷的济生会（地方士绅的慈善组织）。教师“索薪团”知道了，便率领全

城镇教师包围了济生会。当时，济生会的负责人朱静川被围困在房间里，急得满头大汗，说是无权答复，要请示成翊青才能决定，结果拨出几百元赙款，发给教师们以救燃眉之急。

（3）学制与教学

1928年中央大学行政院（后改为教育部）颁布大、中、小学新学制。大学四年制，中学六年制（初中三年、高中三年）。小学六年制（初小四年、高小二年），通令全国贯彻执行。当时宝应没有大学和高中，只有小学和初中，都按照新学制实行。

教学内容略有变更，中学添设“党义”课，小学设“公民”课，表面上是宣传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实质上是宣扬反动的正统观念，要青少年服从国民党的法西斯统治。

1928年王鸿逵（渐仁）任实验小学校长时，硬搬美国资产阶级教育家杜威的“导尔顿”制搞实验，用高级两个班为“导尔顿”制试点班。在两个初级班上试行“设计教学”。买了许多图书放在教室里，让学生自己阅读，学生可以随时提出问题，教师根据学生所提的问题，立即编写成教材，进行辅导，教师失去主导作用，同时各科要相应地配合，即如音乐也不能例外。教师每天要编写教材，准备教案，批改学生作业，任务非常繁重，要工作到夜间十一点才能回家休息。将近一年的实验，毫无效果，教师们的沉重负担，真是徒劳无益。与此同时，城北小学校长崇锡霖（晓山），勤勤恳恳，扎扎实实，结合学生实际水平，培养学生勤劳朴素的品德，认真灌输一些科学文化知识，收效较大。

1930年期间，第一小学校址在痘神庙街，曾试行“弹性教学”，把中高级的语文、算术两门功课。从三、四、五年级起，每月举行测验一次，按学生成绩编班，优秀的编入高级，

较差或下降的编在低级。这两门功课，学生上课，不固定在一个班级，随着成绩升降而调动班级。这种“弹性教学”，虽然可以鼓励学生的进取心，但是，流动性较大，不易建立正常的教学秩序。仅试办一个学期即行停止。

（4）社教情况

这个阶段社会教育向前推进了一步。但偏重于城市，1928年在城镇画川书院，成立了民众教育馆，馆长刘育初，当时业务主要是开放图书室和阅报室。另设民众茶社，后因经营不善，经费困难而停办。刘去职后，继任者有朱沐如、王吉生等人。

乡镇方面：在汜水镇设立汜水民众教育馆，华绪之为馆长。在芦村镇设立芦村民众教育馆，戚冠千为馆长。在射阳镇设立射阳民众教育馆，王则先为馆长。在仁和镇设立仁和民众教育馆，乔光国为馆长。在民便桥设立民便民众教育馆，吴晓三为馆长后改为农民教育馆，由王少甫、徐羲（佐唐）先后任馆长。这些民众教育馆，内部组织分总务、教导、生计三部，有名无实，工作和城内民众教育馆相似，只是添设问事代笔处，给群众代写书信而已。

1932年在城内成立小桥庵阅书报室，由周士俊负责。1935年改为市中心图书馆，张梦良任馆长。业务比以前扩大，除开放阅书报室外，另增设壁报栏和代笔处。又在城区分设两个阅报室，城南阅报室管理员为房瑞生，城北阅报室管理员为潘心盘。

射圃体育场改为公共体育场，居柳翹任场长。由于经费有限，设备简陋，运动器械亦不充足。从未开展过群众性的体育活动，只是给少数青年跑步，打打球而已。

当时，体育场有一件事给群众带来了方便，就是他们雇了专人，每天正午时在学墩上（孔庙后面的土墩），鸣放土炮一

响，叫做“指午炮”。一般平民没有钟表，听到炮声，便知道“十二点正”到了。

（三）抗日战争到日本投降（1937——1945）

（1）抗战时期的宝应教育

北伐战争以后，宝应党、政、学三方面，派系纷争日益加剧，所谓“宁派”“沪派”互相争权，一派得势操纵地方，一派垮台，排斥门外。宝应教育界尤为突出，以第六师范毕业生为核心力量，掌握各馆校的领导权，暗中还有十人团的组织，拥护华其芹为教育局局长，依靠相菊潭为后台，（相为江苏省教育厅督学）形成沕水派，把持宝应教育界，因此华任局长的时间较长。

1931年宝应县立初级中学停办后，直至1937年暑期才恢复。校址朱家巷，1938年因敌机轰炸迁至南门外莲池庵。1939年春又迁至南乡潼口寺，校长芮家俊。1941年为刘启畴。1941年秋迁北乡黄塍沟，校长先是王少甫，1942年秋由范庆之继任，直至1943年春日寇扫荡淮东，曹甸沦陷，县政府解散，县中停办。私立画川中学在东门外观音庵，校长余来成。县立完小有：城中、孔庙、城南、城北、沕水、王通河、仁和、十方庵、蛤拖、泾河、刘堡、北闸、射阳、林溪、黎城等校。县立初小有：城东、海慧庵、中港、南港、北港、塘心沟、邬阳庄、赵家庄、吕良、黄塍、黄浦、望直、大官庄、瓦甸、汴沟头、白沙子头、周戚庄、鲁家垛、涂家沟、菜花沟等校。私立小学仅有敦睦高小，增设初小二校。当时，宝应教育情况，学校的设立，较为普遍，教师工资按时发给，教师生活亦较为安定。

接近抗战时期，省教育厅认为民众教育馆对抗抗日战争不起作用，于是对各县民众教育馆一律裁撤，将民众教育馆长调至

镇江集中进行军事训练，期满回县成立中心民校，组织民众，训练民众，进行抗日救国的宣传教育。宝应教育局派范午丞为第一中心民校校长，戚殿芳为第二中心民校校长，朱沐如为第五中心校校长，其他各区未有建立。另派刘继逵、刘启兴、陈天汉、鲁启璜等二十余人分别担任乡政民众学校校长，办了二年多，因未得政府的重视而停办。

1937年7月，芦沟桥事变发生，日本帝国主义向我国发动全面侵略战争，国民党江苏省主席韩德勤执行蒋介石的“消极抗日，积极反共”政策，1937年冬，江南沦陷，扬州失守，沿运形势十分紧张。宝应部分教师和旅外学生组成“学界战时服务团”。地址在城中小学，公推朱广愈为团长，设宣传、募捐、救护、防毒四个组。各人缴纳团费，作为活动基金。当时各地报纸停刊，音讯中断，宣传组即出版“战讯”，报道抗日战争的前线消息，深受群众欢迎，每日油印二千份，很快就销售一空。但遭到国民党县党部书记长李晓南的阻挠，借口抗日组织须由县党部统一领导，勒令解散“战时服务团”。这一群众性自发的抗日组织，仅仅诞生一个月，就被扼杀于摇篮之中。

“战时服务团”出版的“战报”改由城中小学接办，直到县城沦陷为止。

1939年秋，县城沦陷，所有在城机构，全部迁移乡间。教育局迁至南乡塘心沟，精简内部人员，继续工作。城区各学校业已停办，部分教师分配在乡区学校工作，在乡间又增添了一些小学，计有：蔡家沟浜小学，唐港小学，大陆庄小学，鲁家大舍小学，南窑小学，小官庄小学，张家庄小学，白鼠庄小学，卞家大树小学，鲁家庄小学，韦家庄小学等。1938年私立圃川中学在鲁庄停办。钟南中学宝应分校是1937年秋开始创办的。校长芮绍图（佳瑞），招收宝应旅外失学青年，设高中一、二年级

二个班，校址先在安徽会馆，后迁至东门外造纸厂，又迁至画川书院。1939年迁至望直港，后迁至张家庄，1940年又迁至昌家庄。私立新声中学于1938年创办，先设在斜沟子，后又迁至周戚庄，再迁至蔡家沟浜，1941年停办。校长为毛振璇。

1942年县教育局在潼口寺，举办青年教师暑期集训班，约五十人左右，刘导璜为教官。其目的原想实行政教合一，开办战时学校，边读书、边抗战。因与蒋介石的曲线抗日主张有所抵触，结果未能实现。

1940年秋，教师们因数月未发工资，加之县政府印发的“宝应县流通券”，作为行政经费，在乡间发行，影响工资收入，教师每月工资要搭几成流通券，无形打了折扣，生活上受到很大影响。于是有部分教师代表，深夜跑到塘心沟，将教育局会计芮石如拖到周戚庄，看管在周戚庄小学。教师们警告他说：“如再不发工资，就把他送给新四军处理”。教育局被迫才发给部分工资，缓和一下尖锐的矛盾。

这一时期的社教工作，已濒于停顿状态，县教育局在省立芦村小学恢复《战报》，由顾眉伯（梦依）主办，每天深夜收听中央电台广播，编写油印《战报》，隔日出版，分送给各单位。1940年秋日寇轰炸我县乡村时，顾眉伯在芦村魁星阁东首草堆中不幸殉难。

由于城市居民避难乡村，居处分散，学生不易集中，加之敌机不断轰炸，日寇时常下乡扫荡，人们存在着恐怖心理，生活上不够安定。所有学校，因敌机多在上午轰炸，都利用午后上课，并且时常迁移校址，虽然教学受到一定的影响，但是教师同仇敌忾，都不愿回城居住。

（2）敌占区的奴化教育

日寇占领县城后，伪维持会第三科科长潘心如，伪自治会

第三科科长徐禹门，伪县政府第三科科长范树海，先后推行日寇的奴化教育。在学制方面虽未变更，但中学课程增设日语课，且列为主要学课。中小学的教育都尽力吹捧日本帝国主义，宣扬“大东亚共荣圈”的思想。各科教材内容都渗透“和平共荣”的反动卖国思想，企图麻醉青少年。销蚀民族独立、抗日救国的思想意识。当时，很多家长看清敌伪奴化教育的本质，不愿送子女入伪学校学习，而将子女送入私塾或补习社读书。

伪县政府第三科管理学校工作，在城镇设立的小学，有城中小学、孔庙小学、城南小学、城北小学。运河西岸设立中港、南港初小，汜水镇设立汜水小学和初小各一所。其余乡区都未设立学校。

1941年钟南中学宝应分校迁入城内，校址在安徽会馆，校长仍为芮绍圃。1942年伪政府设立县立初中，校长朱衡轩，1943年又增添高中部。当时，伪军二十八师创办苏北中学，校址在朱家巷，校长乔荫岗，教导主任朱稚山。从1942年起部分教师合办“致知补习团”，地点在二真宫，团长王绍曾，按月收学费。

市图书馆设在小桥庵，仅有少年图书和几份报纸供人阅读。

旧社会每年春秋两季，有例行祭孔的习惯，北伐胜利后，业已废止，县城沦陷后，伪政权竟然又把它恢复起来。当时由伪区公所主办，召集全城镇各学校的师生，齐集在孔庙内，宰牛、杀猪羊作为祭品，大肆铺张，仪式隆重。它实质是日寇藉宣扬尊孔来笼络中国人心，以达到它奴化教育的目的。

1943年初夏，伪苏北行署为了表示他忠于日寇，实施奴化教育，召集苏北各县中学的童子军，举行大检阅，宝应伪县立

初中曾派学生五十人，由校长朱衡轩领队，乔云龙为教练员，去泰州参加童子军检阅。日间举行检阅仪式，晚间举行文娱晚会，各县童子军都有节目参加演出。当时，宝应伪县中童子军的节目是话剧“骑马战”，主题表示我必胜，你必败。博得观众的一致好评。伪扬州中学童子军的节目是“日本歌曲大合唱”，迎合日本人的心理，但观众并不欢迎。恰巧扬州童子军队伍坐在宝应童子军队伍的旁边，于是宝应童子军就讽刺扬州童子军，大声唱起“商女不知亡国恨，隔江犹唱《后庭花》”的诗句来。当时激怒了扬州中学童子军，由互骂而殴打，双方都挥舞起童子军军棍，形成一场武斗。结果扬州童子军失败，被打伤数人。最后日本鬼子来弹压，由于当翻译的大多数是扬州人，同乡包庇，便把宝应领队朱衡轩逮捕，关在鬼子窝里，第二天才由伪苏北行署把他保释出来。

数伪时期，教师工资很少，每月发给的伪币，由于物价高涨，通货膨胀，连最低水平的生活都难维持。多数教师只有利用晚间给学生补习，以增加些收入津贴生活。

1944年，第二次世界大战形势急转直下，轴心国德、意先后战败，日寇岌岌可危，已形成失败的定局，我国抗日战争将取得最后胜利。1945年农历7月15日宝应县城第一次解放，宝应人民欢欣鼓舞地热烈庆祝。

伪中小学校全部瓦解。民主政府设立宝应县中学，同时接管各小学，留用了全部教师。学龄儿童都争先恐后报名入学，各学校的学生数较伪时期增加一倍。学校实行新民主主义教育，受到广大群众拥护。广大青少年，挣脱了敌人枷锁，回到祖国的怀抱。

（四）抗日战争胜利到解放（1945——1948）

日寇投降后，宝应在中国共产党和民主政府领导下，各项

事业生气蓬勃向前发展。教育方面，很快地恢复中小学校，人民的县政府关心教师生活，各学校的学生人数猛增，“秧歌舞”盛行一时，出现了一个生动活泼的局面。但由于1948年秋蒋介石撕毁《双十协定》，九月下旬疯狂地向解放区进攻，我军北撤，国民党军队占领县城，恢复了反动统治，人民又沦于水深火热之中。

国民党县政府建立时，文化教育工作由县政府第三科管理。除科长外，设督学一人，督导各学校的业务，权力较大。但各学校校长的任免仍由第三科直接委派。1946年冬，第三科科长缺人，由督学徐照（子久）代理。1947年第三科科长陈立名，县督学陈庆云，1948年，县督学由乔光国（名毓辉）接任。

当时，学校的设立，集中在城镇一区。沿运二、四、五区也设立少数小学。完全小学名称改为某某中心国民学校。初级小学为保国民学校，除少数初小是公办外，一般保国民学校，名义上是中心国民学校校长领导，实际上是经费自给，民办性质。

在城区有两所中学：1.县立初级中学，校址在朱家巷南首，校长徐羲，有初中三个班，简师两个班。2.私立画川中学校址在大县桥东来鹤楼。1947年春复校时校长何敬清，设初中一、二年级两个班。1947年秋校长金鸿章，增添初三年级，计三个班。

城区的中心国民学校，以所在的镇命名，计有：宾曦镇中心国民学校，校址在痘神庙街（现在的城镇中心小学）。校长郝梦陶，有十二个班级。利成镇中心国民学校，校址在孔庙，（现在的实验小学）。校长蔡子宾，有十二个班级。莱薰镇中心国民学校，校址在南门外一宿庵对过，（现在的城南小学）。